

第 22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散文】評審評語

<p>獲獎名單</p>	<p>首 獎 〈 焰 〉 評審獎 〈 棲蘭行 〉 推薦獎 〈 逐格播放 〉 推薦獎 〈 我們的對視與擦身 〉 推薦獎 〈 脊椎三態：傾斜、直立或躺下 〉</p>
<p>評審評語</p>	<p>〈 焰 〉</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本文表現香港的處境以及處境中的個人，以強而有力的象徵貫通全文，但並不僵硬，深情而自然。「那陪伴我成長的焰」，從獅子山的石背跳下，然後促成了生機，也引起毀滅，伴隨著人的移動，即使只能縮在香菸盒裡，吸菸時才看見它微微現身，卻始終像守護符一樣存在。焰與「我」，一同經歷了香港的過去與現在，還會一起走進未來吧？未來一直來一直來，焰如同《霍爾的移動城堡》裡的卡西法，支撐著身與心。 ➤ 很有力量的作品，思考深刻，隱喻也運用得很好，貫穿全文。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字能力非常好，儘管他來自香港，語言的使用卻很純熟，完全沒有轉化的尷尬，中間穿插的幾句粵語也用得很恰到好處，很有力。 <p>作者透過短短的四、五千字，便將我們帶到香港街頭，彷彿聞到汽油彈的煙硝味，也感受到勇武者的徬徨，以及遠赴異鄉的不斷探問。</p> <p>期待他能寫出更多香港的故事，讓文字成為他的火焰，燎原不滅。</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焰 〉這篇符合好（看）散文的一切要素，意象豐富，語言靈活，主題深具展延性。寫香港的生活記憶，透過焰的形象化進行生動描繪：「焰從獅子山的石背上跳下點燃寮屋」、「焰火尋找下一個蔓延的點」，焰的生命力展露無疑。對於陪伴自己成長的焰，對比電力，是被時代遺留的感受；然而，時代浪潮打來，香港年輕人重啟火焰，並再次一無所有。作者思索焰的多層次能力令人驚喜，甚至文章接近收尾處又一轉，岔逸了一位越南新娘輾轉來台的故事，新娘嫁予的西裝裁縫，一樣也是被時代捲走的人。那句「努力活在鄉下的離鄉之人？被時代打敗的被遺棄者？」是以能貫串通篇文章，成為不明所以而生的哀音，並在我們心中餘燼復燃。

〈棲蘭行〉

- 全文以細緻文字描寫棲蘭山行中對苔蘚的觀察與感觸。文句清新，「小型巴士往雲裡開」，也帶著讀者往雲夢的世界去。苔蘚覆蓋地表與岩石，又在微觀中孕育著濕潤的美；它是漫長時間的見證者，也能閱讀樹風與碎光。作者不憚其煩寫下各種苔蘚的名字，描寫習性和顏色，甚至願意屈曲身體姿態，期望盡量靠近苔蘚，領會細小中的精心結構。結尾極富詩意，尤其喜歡「森林是巨大的時間軸，終將被名為苔蘚的海嘯所淹沒」。
- 這篇文章細膩卻又開闊，寫微小的苔蘚，卻展現出巨大的世界觀。寫作者的文字感性，卻又精準節制，透過一層又一層地向內探尋，帶我們深入森林，看雲霧繚繞，跟他一起蹲下身細觀苔蘚。

然而，寫作者的企圖不只是寫苔蘚，更透過苔蘚書寫宇宙觀。書頁中活過二十年的苔蘚，寫了我們所不知道的苔蘚的死亡概念，讓人重新思考「死亡」。結尾的千年紅檜更將讀者帶領到漫長的時間軸，那是人類無法企及，甚至被淹沒的世界。這是一篇極好的自然寫作。

- 〈棲蘭行〉以苔蘚為主軸迤邐出的地景非常迷人，這篇讓人想起塞尚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裡的話：「地景在我內部思考自身……而我是它的意識。」我與苔蘚之間的關係，層疊為自我跟地景，觀察與被觀察的交錯纏繞。文中也特別書寫到苔蘚的存在，也既能提供昆蟲棲地或育苗搖籃，反過來也能獵捕屬於自己的鉅食，徐緩地將自身觀察自然與描述方式的互文性表現得乾淨自然又精準，用字亦漂亮，讀者遂能順利流暢地進入苔蘚的微觀世界進行一場不落俗套的地景感知。

〈逐格播放〉

- 有經驗的寫作者，大抵都知道經營一個鮮明象徵來統攝全文，讓血肉能夠依附骨幹，文理更緊密。本文也深諳此道。形式呼應題目，也呼應了作品重點——「相機」——推動回憶、捕捉情感的物件。敘事者從母親手上接過舊相機，之後自己擁有新相機，怎麼對待日益進步的影像紀錄工具以及儲存的照片，也可以看出人怎麼和科技共存，裏頭自有一套不同的記憶管理學。甚至，我們的生命可能保存了意外的碎片在他人的影像中，就像外公身影在楊麗花演藝史電視報導中驚鴻一閃。

- 談論死亡的議題，常常讓人覺得沈重，寫作者也容易陷入耽溺。〈逐格播放〉的寫作者卻有舉重若輕的能力，用輕巧的手法談沈重的議題，且不自溺。

讓人驚喜的是他選擇的故事角度，從楊麗花的一個鏡頭，帶到死去的外公，又帶到媽媽與自己都喜歡攝影，到最後自己也用影響把家人留住，是篇充滿故事性的小品。

- 攝影與記憶的討論是老話題了，不過〈逐格播放〉時能出現誘人的驚喜。此文一開始，外公（虛擬）重現是因為熱線追蹤報導楊麗花的節目，翻攝影像中，外公餘人群中凝視多年後的作者與母親，這份感受噬蝕人心。我回想起，先學攝影的母親三年後放棄攝影，承接攝影熱愛的我因攝影而留下外婆與阿嬤的影像，成為父親口中那個「有記憶的人」。未曾為其保存影像的對象固然遺憾，可攝下畫面卻也不能保證永遠。死亡對記憶的損傷之大，或許會讓錯過按下快門的遺憾加劇，因此作者在文末的「翻拍」、「截圖」別具巧思，也呼應了攝影進展到更「貼近真實」的錄像，所用的技術便是快速逐格播放，而短暫人生亦如是。

〈我們的對視與擦身〉

- 是噪音，還是一種邀請？因為一位作家的啟發，普通生活中放大了感官，就會看見和聽見居住空間裡細小活動著的一切，像許多小窗戶和小通道。領略了這樣的樂趣後，遇見了一隻鳥，而展開了對於他者與自我的探尋。當你認真探索一隻鳥，牠的身影與相關知識，就會煥發出一種輝光。本文令人想起楊牧名篇〈亭午之鷹〉，剎那交會，也能變成記憶中的織錦。
- 這是個挺有趣的故事，失眠的人，與擾人的鳥，展開一段對話。失眠者的叨敘如同鳥鳴啾啾，不停迴盪，讓人也迷失在話語中，失眠似的。鳥飛走了，人也醒了，我們也跟著經歷了一場幻覺。
- 〈我們的對視與擦身〉裡，一對不合時宜的都市鄉巴佬之眼曾長期受困於花蓮鄉間清晨的鳥叫聲。不適應卻只得面對現實復學的人，卻因安妮迪勒〈看見〉打破我與鳥的關係——本來困擾我的鳥，我對之冷漠的鳥，竟成為我追尋的對象。乍聞鳥音、追尋鳥族、辨識學名的過程與心情轉折，作者寫得生動有味，讓讀者亦同樣經歷這場「再發現」，以及再發現後，嘗試接受自然奧義給予的「你時而看見，時而看不見」的無常。靈悟時刻一去不返，而文章收尾處的轉折輕輕上揚，視為幻覺，又再次縮合「對視」的主題，十分可喜。

〈脊椎三態：傾斜、直立或躺下〉

- 太宰治那張支撐著下巴、眼神下垂的肖像，傳播度甚廣，辨識度也高。本文敘事者被照片裡的姿態與眼神吸引，想像著鏡頭沒拍到的另外一隻手，也通過他人的形象來反思自我，深刻感覺有點歪的脊椎怎樣支撐身體，肌肉怎樣運動，像感覺生命怎麼一節一節，一塊一塊地挺起來，出力，讓人可以去過他的日常。題目很吸引人，全文也盪漾著一種沉鬱的情調。
- 這篇文章成功地將太宰治帶入，讀來頗有趣味。書寫黑暗或者太宰治，一不小心就老套，更容易耽溺，然而他卻寫作太宰治的手，並且與之對話，呼喚太宰治：「用我看不見了的那隻手，拾起一片枯葉吧，太宰。」看不見的手，與想說卻沒有直說的話，都被看見了。

最後結尾他牽起太宰治的手，更是雙重隱喻。相信未來寫作者不只會牽起太宰治的手，與他以文字共舞，更能放開手，舞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 散文寫感受，卻極少在校園文學獎中看到寫「身體」的主題，而〈脊椎三態：傾斜、直立或躺下〉便是驚喜的少數。透過醫學健檢來檢視身體，以感官的方式呈現己身時常感受搖搖欲墜的浮懸感。這份突如其來的空置，連結太宰治肖像，嘗試著結合身體感與自我認知並共築，為此引起竊喜，感受苦悶。身體迷幻感帶來的錯覺與太宰之死的映像 / 印象交錯結合，身體的使用不那麼理所當然，反而是每道動作都充斥著哲學式也自噬式的質問。不過，這份極度內在的感受如何能更纖毫精準地布置，可以是日後再書寫類似主題需要做的細忖。

評 審

楊佳嫻 瞿欣怡 陳育萱